



# 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 对现代性的整体性批判

邵发军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从其本意上蕴含着对现代性批判的基因,同时也通过对资本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有机统一而成为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两大基本原则,从而界划了形形色色的各色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关键词:**资本;抽象共同体;现代性;整体批判;现代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2-0098-05

现代性,这个作为源出于西方的学术话语,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通常认为,在西方文化史上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1863年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系列评论中首次使用“现代性”一词。他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sup>[1]</sup>从此以后,现代性就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线,不同的学者基于本学科的问题提出了纷繁各异的对现代性的界定。实际上现代性是对其投射和关照视域下的现代现象的一种本质抽离,“有人将现代性的总体特征扼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组织上的科层化以及观念上的理性化等等”<sup>[2]</sup>,这些特征体现的现代性实际上是资本作为主体性扩张的属性,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也是理性的形而上学与资本这一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轮互为拱卫的过程的本质属性。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和批判现代性极其重要。

## 一、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和共同体思想的肇始应该起源于古希腊文明,是和城邦这一术语紧密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古希腊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探讨城邦政体的形式时,都

会从不同层面表达出一些共同体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共同体的看法影响至今。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尚未得到重视和开掘的重要领域,这一理论宝库蕴藏着马克思思想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理论宝库中,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处于他的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地位。

### (一)资本“抽象共同体”的现实前阶——货币“抽象共同体”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中,对货币的产生和本质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先对达里蒙“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的错误观点提出批判,指出“或者不如说,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享有的垄断地位。让教皇存在,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废除货币,办法是你们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sup>[3]74</sup>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废除货币的天真和幼稚,在于不了解货币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和本质。“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sup>[3]89</sup>马克思这里揭示了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

\* 收稿日期:2009-10-30

作者简介:邵发军(1969-),男,河南周口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其重构”(08BKS058),项目负责人:钟明华。

抽象性、同一性和同化异己的特点,表明了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并且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是由商品的可交换性、商品买卖的时间和空间的非直接同一性、生产商品为了交换价值(非使用价值)的直接性和货币的一般交换价值与特殊交换价值的分离性等决定了的。所以,“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sup>[3]95</sup> 这样货币作为一个交换价值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的存在和发展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而发展,它的权力依照社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而这一权力的扩大导致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指出:“货币欲或致富欲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sup>[3]175</sup> 货币共同体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交换价值在生产中超越和凌驾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上的过程,是一个世俗化的逐步“祛魅”的过程,更是一个货币共同体羽化为资本抽象共同体的痛苦的分裂和分离过程,因为资本对雇佣劳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人与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世界进入“资本”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的时代。

## (二)货币“抽象共同体”的变体——资本“抽象共同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用了一个形象的“幼虫”羽化为“蝴蝶”的比喻来描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货币转换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sup>[4]</sup> 货币可不像在伊索寓言中那个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的说大话的人,货币这个小小的幼虫在罗陀斯岛羽化为资本这个美丽的蝴蝶,它翻动了历史的涛浪,用资本“抽象的共同体”写就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这里,劳动力变为商品是其羽化的根据。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作为抽象的货币共同体的货币跳出了为买而卖的狭隘的交易圈子,跳入为卖而买的无限增值的生生不息的资本“抽象共同体”中去,在剩余价值的追逐和攫取中,上演着现代性的独角戏——资本这只蝴蝶的翻飞和翱翔的轨迹,就是作为主体的资本型塑现代性的空间和时间的过程,形成了资本的时空,这一过程映射在意识领域就是理性的形而上学,就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物化意识,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把现代性看成资本拜物教的历史性生

成,则现代性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同一性同化一切异己、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过程。”<sup>[5]208</sup>

## (三)资本“抽象共同体”的“抽象”的逻辑本真意蕴

马克思用“抽象”共同体来表述不同于具体的丰富和真实的“自然共同体”,可谓入木三分,意蕴很深。“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sup>[3]114</sup> 实际上马克思这里表明了由资本作为主体化、人格化的理性的化身,征服异己、同化一切的扩展过程,同时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由具体到抽象的质变统一历程。我们不禁要问资本的抽象过程所塑造的抽象共同体其本质是什么? 要想探究这一本质,必须把脉“资本抽象”。

现代性的主体性矛盾(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抽象和具体的矛盾,而抽象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本质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只有在抽象的过程中,社会领域方能变成一个否定的整体。而抽象过程是被抽象的主体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强加于辩证法的。我们可以说,抽象是资本主义的杰作,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则遵循着这一过程。马克思的分析已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于具体劳动不断变成抽象劳动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缓慢地从人类具体活动和需要中分离出来,通过一个抽象关系的复合体实现了个体活动和需要的统一。……于是,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决定商品世界的抽象关系(例如,商品、交换价格、金钱、工资)并从这些抽象关系回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的内容(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倾向)。”<sup>[6]</sup> 从马尔库塞的论述可以看出,抽象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作为始基抽象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关系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支配其他一切关系所能分配的比例,决定着由“人的依赖性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的旋转和跳跃,资本的抽象关系造成的抽象共同体剪断了个人同“自然共同体”天然的田园般的丰富而原始具体的脐带关系;其二是马克思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资本抽象共同体进行解剖的过程中,从而抽象出了物物关系掩盖下的不平等的异质于交换流通过程中的平等关系的剥削关系,提取了物化意识下的三大拜物教的精神,那就是抽象所造成的“伪具体”关系,资本主义世界的神秘和虚幻的背后的秘密已被资本的所容纳的力量所刺破,资本抽象的界限已被界划并成为资本共同体走向灭亡的根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般的讽刺诗,就是由资本所扭曲的现实的的关系的结构图,就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的由资本抽象和形而上学一统天下的疆域扩张图,其实质就是“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出现前的病症分析史。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主要是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以主客体辩证法为核心内容的内在结构逻辑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解构了用主体理性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据和原则理性神话而体现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以货币—资本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象化为批判对象,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为理论总关节点,以生产和再生产构成货币—资本共同体逻辑的核心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前观了“自然共同体”的产生和瓦解,展望了未来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展前景。

## 二、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对现代性的整体性批判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多视角、多维度的分析。漆思先生对此做了总结,他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由“实践唯物主义对主体主义的批判、唯物史观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历史主义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自由人联合体对个体主义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五大批判构成。<sup>[7]</sup>实际上,这里的总结存在着诸多的理论混乱。我们仅指出一点,阿尔都赛在《读〈资本论〉》中专门写了一节,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他正确地指出:“只有把一切实践还原为实验的实践或一般的‘实践’,然后把这种本源的实践同政治实践等同起来,一切实践才能够作为‘现实’历史的实践被思考,哲学乃至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作为现实历史的‘表现’被思考。这样科学认识本身或者哲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被降低为经济实践同政治实践的统一,降低为‘历史’实践的中心,降低为‘现实’历史。人们得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它的理论条件本身的一切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解释所要求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黑格尔整体的变种。”<sup>[8]</sup>在阿尔都赛看来,历史主义在其本质上是黑格尔的“本质的切割”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概念,把马克思建立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等同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自身向“历史”的跌落就是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跌落,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功能就被导回到黑格尔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整体的绝对历史主义中去了,所以,阿尔都赛认为,历史主义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伦理主义,它

抹杀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界限。虽然阿尔都赛是站在结构主义“断裂”论的观点上来评说马克思的理论的,但是我们认为他正确地讲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基点是什么?原则是什么?他的批判和其他主义的批判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什么?同样这也是马克思资本“抽象共同体”对现代性的整体批判的基点。

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经由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发展,对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论初始地完成了理性划界的工作,他崇尚理性,以人为中心,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使哲学实现了以人和主体为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这实际上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的一种升华。其后的黑格尔用绝对理性弥补了康德的理性的分裂,建构了包容自然、社会和“绝对精神”的绝对理性。康德和黑格尔都已经看到了由于资本带来的世界的世俗化运动而导致的社会的分裂,特别是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思想,表明了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已经思考和触摸到了资本社会矛盾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的问题,但是其思想的火花被淹没在绝对理性的大潮中。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康德和黑格尔构建的对现代性批判的范式是一个“理性”的范式,这一范式实质上是对资本的批判的一种觉醒意识。“那么,毫无疑问,理性辩证法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个抽象表达,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而上学,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理论载体。黑格尔辩证法就体现了现代性的基础内涵,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或曰自由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如果说,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阐述的实质是现代性关系的先验性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规范现代个体,如何体现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构成原则,那么,黑格尔也就在这一点上和康德一致。”<sup>[5]50</sup>

### (一)马克思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对现代性整体批判的原则

与康德和黑格尔的“理性”批判范式不同,马克思建构了他自己的批判原则,那就是“资本”范式的批判原则(只是在借用的意义使用范式,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自己特有的人为建立的范式)。“但是,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恰恰是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为其制定根本方向的。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式确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转移,从而其权力贯彻的方式也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资本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统治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毋宁说,上述形式上的变迁倒是服从于并且适应于资本这一现代性原则的统

治目的,从而使这种统治能够持存,并不断地普遍化和深化。”<sup>[9]</sup>现代世界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对作为资本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的基础——资本进行透析批判,超越了以前康德和黑格尔建构的理性批判范式。因为资本是现代性的原则,资本所建构的“抽象共同体”是其基本载体,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的增值,在这一动力的促使下,现代性凭借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扩展和扩张,把相互异质的东西同化为同质的事物,人也处在交换价值原则的抽象同一性的统治下。资本拜物教的出现,导致了资本代替了货币作为抽象统治的主体登上了社会的圣坛,人作为主体变为客体,资本作为客体变为了主体,这种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同构过程,表明了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已。所以,马克思找到了批判现代性的根基和入口,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抽象共同体的分析、对抽象同质化的统治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性的始基的批判。这一批判原则的建立本质地界划了以前对现代性的各种“理性”范式的批判。

## (二)马克思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对现代性批判的整体意蕴

马克思描述的由于货币转变为资本的羽化的质变过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形态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共同体”被“抽象共同体”所取代,原始丰富变为抽象同一,田园风光不再,大工业文明置换了手工业的工艺的世界,齐一性、同质性、抽象性成为历史发展的中轴切割线,凡是不能纳入这种特征的东西都是背离现代性的,也是要逐步消灭或同化的。以前不能出卖的东西现在在交换价值的统一下都可以打上价格的标签,道德、爱情、友谊和商品一样都有了市场价格。资本拜物教也就成了现代性视域下的人们的最大的历史遭遇,建立其上的科学、文艺、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无不打上资本扩展的烙印,经济领域的最大最小原则,政治领域的自由平等观念,文化领域的个体性等都保有着资本的含义。

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对现代性批判的整体意蕴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批判的根基问题,因为枝节的局部的批判只能落入资本的意识形态的陷阱,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也好,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也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也好,都只不过是资本意识形态抽象性的再次确证而已,都逃脱不了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窠臼。康德的抽象的绝对“道德律令”和美学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费尔巴哈的诉诸抽象的感性都表明了他们批判的非根基性,亦即非整体性,仅仅停在“流通领域”进行批判,而

没有到“生产领域”进行批判。马克思颠覆了这种批判的理性范式,重构了“资本”的批判的范式,找到了“生产领域”的秘密,发现了资本“抽象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从而为具体而真实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将现代同资本这一历史原则本质地联系起来。资本规定的现代历史运动就是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在这种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资本现代性’批判。对资本规定的现代性进行存在论上的剖析和批判,既意味着克服了现代性批判中建立在观念论基础上的理性批判范式,也意味着对非批判的国民经济学的扬弃和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扬弃。由此确立了对待现代性的辩证态度。”<sup>[10]</sup>

那么,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整体意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其一,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这一批判马克思是立足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sup>[3]293</sup>可以说,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大致有三种:第一是激进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要代表;第二是保守主义,这以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为代表;第三是辩证的批判态度,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作为出发点的。马克思属于辩证的批判态度,但是马克思异质于前两者。前述指出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批判出发的领域不同,马克思选择“生产领域”作为地基,是因为“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sup>[3]210</sup>。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就和其他一切批判现代性的学说区分开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他们共同的基点是停留在“流通领域”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或维护。而马克思这一原则高度的批判只有在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勾连把握中才能成立,剩余价值作为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家越不过的界限横亘在他们的批判理论前面,就像康德的“物自

体”一样界划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一样,人类的知性能力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被“物自体”所照亮。同样对资本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思想里也界划了批判的批判性和批判的非批判性、保守的和非批判的以及“流通领域”的批判和革命的批判,这些异质性的批判就被“剩余价值”这个“物自体”界划开来。

其二,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是对物质社会“生产领域”批判的并非补充的“观念形态”的批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发端于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同对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往后也始终伴随着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继续不断的清算。可以肯定地说,从《巴黎手稿》直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之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不能不既是对资本原则同时又是对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双重批判,因为这两者乃是内在地同构的。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之进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事,决不意味着承诺抑或构造一种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而始终意味着对它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正像这一批判的内容乃是绽露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由以立足和开展的架构一样,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而上学本质(以及由此种性质而造成的对于整个现实的遮蔽,特别是对其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的遮蔽)而得以显现。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互为前提的。”<sup>[9]</sup><sup>131-132</sup>在马克思主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仅仅在“流通领域”批判的意识形态家们,他们不接触德国的现实,只是重复黑格尔的话语,其批判的声音愈大,其体系越不能自足,最后只能是“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达到理论体系的神话般的幻灭,原因是对批判的批判仅仅悬在半空。但是这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保证和确认,因为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本身就属于现代世界,并且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

充”,那么它就不能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支柱,虽然只是其观念的支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如果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的革命,一定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资本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统一,才澄清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进而划清了“自然共同体”与“资本抽象共同体”的界限,才为“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批判”找到根基和根据,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景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界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1]</sup>“真正的共同体”同样在马克思的资本“抽象共同体”的思想对资本现代性的整体性的批判中也被科学地发现和提出。

#### 参考文献:

- [1]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 [2] 张凤阳. 现代性的谱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3-194.
- [5] 夏林.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6] 马尔库塞. 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M]. 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83-284.
- [7] 漆思. 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1-145.
- [8] (法)路易·阿尔都赛,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M]. 李其庆,冯文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3.
- [9] 张雄,鲁品越. 中国经济哲学评论(资本哲学专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8.
- [10] 叶汝贤,李惠斌.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第7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9.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责任编辑 刘荣军

## A Holistic Critique of Modernity by Marxian Capital Abstract Community Ideas

SHAO Fa-jun

(School of Educ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Marxian Capital “abstract community” basically contains a critique gene of modernity. It forms the two basic principles in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incipal criticism of capital and modern metaphysics. Thus it distinguishes various non-critical positivism.

**Key words:** capital; abstract community; modernity; holistic critique; modern metaphysics